

白石傳

(四)

易 恕 孜

點燈畫華山

光緒二十九年，白石老人四十一歲。是年的三月，他與夏午詒全家，同行進北京，路過華陰縣，登上了萬歲樓，翹望華山，直至天暮，點起燈光，畫了一幅「華山圖」。

有言華山爲三峯，亦說是五峯，南稱落雁，北稱雲台，東稱朝陽，西稱蓮花，中稱玉女，峯峯重疊如花，故稱「華山」。華山諸峯皆峭壁懸崖，有窮高極遠，磅礴無際之勢。白石老人遊歷西安之時，正值冬春時會，因峯巔積雪，高處不勝寒，所以未曾攀登。直到他出西安，過華陰，登臨萬歲樓，才看過盡興。他說：

「華山山勢陡立，看去直像刀削一樣。一路桃花，長達數十里，風景之美，真是生平所僅見。」

他又有題「閒看西山圖」詩自注說：

「余出西安，道過華陰縣，登萬歲樓看華山，至暮，點燈畫圖，圖中桃花長約數十里。」

白石老人繼出華陰縣，渡過黃河，又在弘農澗地方，遠遠看到嵩山。

嵩山是五嶽之中嶽，「居四方之中而高，又

曰嵩高。」王維有歸嵩山詩：「清川帶長薄，車馬去閑閑；流水如有意，暮禽相與還。荒城臨古渡，落日滿秋山；迢遞嵩山下，歸來且閉關。」白石老人在弘農澗這個地方，遠看嵩山，認爲是一種不可多得的奇景，便向旅店借了一張小桌子放在弘農澗邊的草地上，席地而坐，面臨嵩山，揮毫畫了一張「嵩山圖」。他後來還有「題雪庵背臨白石畫嵩高本」詩說：

「二十年前遊興好，弘農澗外畫嵩高。」

白石老人到了北京之後，住在夏午詒家，繼盡畫師之職，並應朋友們的介紹，正式開始在北京買畫、刻印。且在閒時逛逛琉璃廠，看看古玩字畫，還到大柵欄一帶聽聽戲。不料以後的四年中，琉璃廠所有的南紙店，都爭相掛出他的潤例，賣他的畫和印。他這次在北京，約住兩個多月，又識得張貢吾、曾農髯、李筠庵諸人，還和夏午詒、楊哲子諸友人，遍遊京畿名勝，三月暮，又登上陶然亭，舉行餞春楔集，他收入「借山圖卷」的「陶然亭餞春圖」，就是在這次畫的。到了五月，他聽說在西安結識的樊樊山，即將回到北京來，要推薦他當內廷供奉，教慈禧太后的畫，他爲事先避免這回事，也婉謝了夏午詒帶他到江西捐縣丞的好意，便出京從天津坐船到上海

，再轉漢口回家，已屆炎天六月。這是他第一次遠離家鄉，在外作客，共達九個月之久。

得見廬山真面目

光緒三十年，白石老人四十二歲，這年的春天，在江西大學堂主講的王湘綺，召白石老人偕同張仲飏，往遊南昌、九江、廬山。到中秋節始還家。這是他一生中的二出二歸。

白石老人在這次遠遊江西途中，自畫所遊之境，頗多作品，但收入借山圖卷的，祇有「滕王閣圖」和「廬山圖」。

滕王閣，建於唐顯慶四年，舊在南昌北蘭寺的章江岸上，面對西山。至清道光末年，爲火所焚，後改建於章江門外，王勃作的滕王閣序，是爲舊閣。

相傳閻伯嶼宴爲南昌都督時，舉行盛大宴會，歡宴雅聚南昌的高人學士，王勃以父爲交趾令，前往省親，路過南昌，躬逢其盛。閻伯嶼於宴會中，原欲他的快婿作序以誇客，先出紙筆遍請羣儒均不受，至王勃而不辭，初時閻以王勃年少，頗感不快，迄文成，驚爲天才，終極歡而散。自此以後，名文勝地，相得益彰。



白石老人繪畫精品 葡萄

廬山，在江西星子縣西北，九江縣南，古名南障山；周匡俗結廬隱此，因有匡山、匡廬之名，其北瞰大江，西臨彭蠡，巨壑深谷，風景清絕。尤以鄱陽湖的水氣聯天，結爲雲虹，凝成煙霧，漫天

升騰，所以廬山常在雲霧迷漫之中，而益增其幻境，故古人多爲吟詠。李白謂：「余行天下，所遊覽山水甚富，俊偉詭特，鮮有能過之者，眞天下之冠也。」昔惠遠僧作廬山記說：「其山大嶺凡七重，圍基周回，垂五百里，風雨之所據，江山之所帶，高巖仄宇，峭壁萬尋，幽岫穹崖，人獸兩絕。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搏，而纓終於山嶺下。及至觸石吐雲，則倏忽而集，或大風振巖，逸響動谷，羣竇競奏，其聲駭人，此其化不可測者矣。衆嶺中第三嶺極高峻，人之所罕經也。太史公東遊，登其峯而遐觀，南眺五湖，北望九江，東西肆目，若登天庭焉。其嶺下半里許有重巖，上有懸崖，古先民之所居也。其後有崖，漢董奉復館於崖下……其北嶺石巖之間，常懸流遙霑，激勢相趣，百餘仞中，雲氣映天，望之若山有雲霧焉。其南嶺臨宮亭湖，下有神廟，卽以宮亭爲號……東南有香爐山，孤峯獨秀起，遊籠其上，則氤氳若香煙，白雲映其外，則炳然與泉峯殊別，將雨則其下水氣湧出，如車馬蓋，此龍井之所吐。其左翠林，青雀白猿之所憩，玄鳥之所蟄，西有石門，其前似雙闕，壁上千餘仞，而瀑布流焉。」蘇東坡詩：「橫看成嶺側成峯，遠近高低各不同；不見廬山眞面目，祇緣身在此山中。」錢起江行望匡廬詩：「咫尺愁風雨，匡廬不可登，祇疑雲霧窟，猶有六朝僧。」李白廬山遙寄盧侍御虛舟詩：「……廬山秀出南斗傍，屏風九疊雲錦張，影落明湖青黛色，金闕前開二峯長。銀河倒掛三石梁，香爐瀑布遙相望，迴崖沓嶂凌蒼蒼，翠影紅霞映朝日，鳥飛不到吳

天長。登高壯觀天地間，大江茫茫去不還，黃雲萬里風色動，白波九道流雪山……。」

白石老人說他未到廬山之前，已讀過惠遠僧所寫的廬山實景記，和李白諸詩人所作的詩，對於廬山的壯麗和雲霧籠罩的景色，早就嚮往，這次廬山之遊，算是得見它的真面目了。

王湘綺在這一年的七夕，於其南昌寓所，邀集白石老人和張仲鷗、曾招吉三人共飲。他們是有名的「王門三匠」，張仲鷗與白石老人是從湖南湘潭聯袂到南昌的，曾招吉則早已在南昌以製造空運大氣球為業。王湘綺曾於席間以「地靈勝江匯，星聚及秋期」兩句五言詩，與他們聯句，他們都久久未能唱和。

白石老人和張仲鷗、曾招吉，三個人都是貧寒苦學出身，又是同門，但正如王湘綺所說的，「各人有各人的脾氣，我門下有銅匠衡陽人曾招吉，鐵匠我同縣烏石寨人張仲鷗，還有一個同縣的木匠，也是非常好學的，說高傲不像高傲，說趨附又不肯趨附。」他們這次同時在南昌，南昌是江西省會，一般達官貴人，都欽慕王湘綺的大名，時常登門拜訪，張仲鷗和曾招吉，喜與結交周旋，而白石老人却怕和他們打交道，每次看見他們來了，就躲在一邊，避不見面。這就是他特有的一種落落難合的性格，也就是與人大不相同的地方。

白石老人這年旅遊江西，自春以至秋，中秋節返歸故里，在廬山、九江、南昌諸地栖遲閱七個月。他回家後，覺得在南昌，與王湘綺七夕共飲聯句，未能唱酬，感到非常慚愧，認為做詩

這一門學問，倘不多讀點書，打好根基，實在是不容易的事，從此便將原先取名的「借山吟館」，刪去一個「吟」字，祇名「借山館」。并在以後的時日裏，天天讀些古文詩詞；有時和舊日詩友，分韻鬥詩，刻燭聯吟，往往一字未妥，刪改再三，不肯苟且，想從根基方面，用點苦功。

桂林山水開眼界

光緒三十一年，白石老人四十三歲。是年七月，他應廣西提學使汪頌年之約，往遊桂林。至光緒三十二年春，取道梧州到廣州，再往欽州。至秋還家。這是他一生中的三出三歸。

「桂林山水甲天下」，白石老人說：

「進了廣西境內，果然奇峯峻嶺，目不暇給，畫山水到了廣西，才算開了眼界。」但他對廣西的氣候，却說是倏忽多變，炎涼冷暖，捉摸不定。他做過一首詩說：

「廣西氣候不相侔，自打衣包作小遊，一日扁舟過陽朔，南風輕葛北風裘。」

白石老人到桂林，往遊陽朔，穿走諸洞。所見丹崖翠壁，碧水清流，洵是桂林天然風景最勝之區，無虧「陽朔山水甲桂林」之論。他曾畫「峭壁松林圖」，收入「借山圖卷」，有題詩自注說：

「余曾遊桂林，息峭壁下，有牧童自言：『此間多狐，常誘人入叢林中，數日不放，人亦忘歸。』問山名，牧童不答。」

白石老人於遊桂林的第二年，打算回家之前，又臨獨秀山作畫，亦收入他的「借山圖卷」。獨秀山據桂林城的中心，孤標直聳，山石奇

麗。袁枚有詠獨秀峯詩：「來龍去脈絕無有，突然一峯插南斗。」山中鑿有石磴，以鐵欄圍繞。上有顏延年讀書巖、太平巖諸勝境。

白石老人這次遊桂林，正式掛出在西安由樊樊山給他寫的潤格，以賣畫刻印為生，名氣漸噪。他有「憶桂林往事」詩自注說：

「乙巳年，余初客桂林，其篆刻純似龍泓秋庵，樊山先生曾為書定潤資：常用名印，每字三金。石廣以漢尺為度，石大照加，石小二分，字若黍粒，每字十金。」

那時候新從日本留學回國的蔡松坡，也在桂林，要跟着他學畫刻印，都經他婉辭謝絕。蔡松坡又邀他為其所辦的測繪學校，於每個星期天，教學生們作畫。藉以避免每逢星期日放假，學生到外邊鬧事，並定按月送給他鐘點費三十兩銀子。在那個時候，三十兩銀子，可以聘個專任教員了，而白石老人祇須一個月去上四天的課，這種待遇，算是相當優厚的，但白石老人并未輕易答應。他推辭說：

「學生在外會鬧事，在裏頭也會鬧事，萬一鬧出轟動教員的事，把我轟出來，顏面何存，還是不去的好。」

他的這番話，雖然說得輕鬆，近似玩笑，却非常有分際。尤其那種淡薄名利的胸襟，令人欽敬。

蔡松坡也是湖南人，少時是個清寒子弟，他十三歲入縣學，十五歲補廩，十六歲那年，由他家鄉寶慶步行到長沙，入湖南巡撫陳寶箴創辦的時務學堂求學。那時候，梁啟超受聘在時務學堂主講，年方二十四歲，學生四十人中，多年長於

梁啟超，惟蔡松坡的年事最小，而嚮學最勤，天資亦敏慧，故極受梁啟超賞識。後梁在北京參加維新變法，戊戌失敗，遠走日本，蔡亦與同學范源濂等聯袂東渡，抵長崎時，身邊已無餘錢，由梁啟超托人接濟，他們始達東京。當時正值清廷紛亂，英法德俄，各國正倡瓜分中國的論調，有志青年，越感亡國滅種之可怖，就越憤滿清政府的腐敗，都醞釀着進行革命。有一次蔡毅然向梁說：「筆桿子是救不了國的，必須有槍桿子，我想去投考士官學校，希望成個軍事人才。」從而獲得梁的幫助，進入日本士官。蔡在士官中，和蔣百里，唐繼堯等相交莫逆，課餘聚談，不忘救國，認為列強一旦要瓜分中國，祇要能保住西南，還可以作為復興中華的根據地。他畢業後回國，正是光緒三十一年七月，便獨自投奔廣西。當時兩廣巡撫李經羲，也很能識拔人才，聘他為新軍總參謀官兼總教練官，又委他做隨營學堂的總理官，還兼任測繪學堂堂長，那時候蔡松坡祇有二十四歲。

張和尚就是黃興

蔡松坡在桂林期間，黃克強也常在桂林出現，黃克強，自稱姓張，別人都稱他為張和尚。白石老人於桂林一友人家中，曾與這位自稱姓張的和尙相晤，白石老人看他行動不甚正常，說話也多可疑，問他從那裏來？往何處去？他都閃爍其辭，沒曾說出一個準地方，祇是吞吞吐吐的支吾幾聲。他曾請白石老人畫過四幅畫，送了二十塊銀元，並且要騎馬送白石老人出桂林還家。白石

老人曾經說過這位張和尚待友，倒是很殷勤的。黃克強與蔡松坡既是同鄉，且同一時期在日本留學，光緒二十九年，和藍天蔚、陳天華、楊毓麟諸人組「軍國民教育會」於東京，又是肝胆相照，心氣相通的革命同志。黃克強入「軍國民教育會」為會員時改名張守愚。在光緒三十一年，他偕趙聲潛赴桂林，與蔡松坡密謀策動兩廣起事與鎮南關之戰。

到了民國初年，黃克強的名聲，人盡皆知，白石老人猶說與黃克強不曾相識，素昧平生。後來有人說他在桂林遇到的張和尚，既不姓張，又不是和尚，就是黃克強先生，白石老人這才恍然大悟。

白石老人這次遠遊桂林賣畫刻印，直到第二年春天，才取道梧州，遊廣州、欽州諸地。他的好友郭人漳率兵駐欽州，因為白石老人的四弟純培，長子良元，追隨郭人漳從軍來了，白石老人是在桂林接得家信，到欽州來追尋他們的。郭人漳曾留他為其姪人教畫，至秋九月始回家。

初臨異國山水

光緒三十三年，白石老人四十五歲，是年初，再赴廣西梧州，浮海至欽州，到肇慶，遊鼎湖山，觀飛泉潭，又往高要縣，遊端溪。再往越南邊境東興，過北侖河鐵索橋至芒街。多暮始歸，這是他一生中的四出四歸。

白石老人這次再遊欽州，是在前年與郭人漳就約定的。他是從家鄉乘輪到廣西梧州，再乘輪船，轉海道到欽州。這年三月，廣東廉州三那的

地方，發生民變，兩廣總督聞警，曾派郭人漳率兵兩營馳赴鎮壓。白石老人得此機會，隨着郭軍到了肇慶，遊鼎湖山，觀飛泉潭；又往高要縣，遊端溪，謁包公祠；還到了東興，東興在北侖河北岸，對面是越南的芒街，過了鐵橋，到了北侖河南岸，遊覽越南山水。白石老人說那地方有野蕉數百株，映得滿天都成碧色，他就畫了一幅「綠天過客圖」，收入「借山圖卷」之內。這幅畫圖，不僅是白石老人一生中以外國為背景作畫的僅有一幅，也是白石老人一生中足履異域，揮毫作畫的僅有一次。

白石老人的好友郭人漳，原是留日學生，歸國後得候補道的名位，在陝西候補，因故招致陝西藩司沈其泉的不滿，予以參革。於光緒三十二年，轉往廣東，作了新軍的統領。郭人漳在日本留學時，曾與黃興、蔡鐸為友，也是「軍國民教育會」會員，參與革命工作，後因王和順進攻欽城，發生誤會，使他臨時轉變了心機，致與黃興、趙聲等人隔絕，從而與革命陣營未再發生關係，但亦與革命黨人沒有敵對的立場。

他因出身豪門，是個執袴子弟，平日沉溺嫖賭。據說他對賭博，頗能玩弄幾手，故能每賭必贏，而且手面又大，每賭贏進，輒以萬計。相傳他一生中有幾次豪賭：一是汪宗準知番禺縣時，和他賭了十六圈，輸給他一萬多元，一文也不會少；一是江孔殷請水師提督李準吃蛇羹，筵前推牌九助興，他也被邀參加，李準於輸中求勝，拚命下注，輸給他兩萬多元，均由江孔殷一一墊與

；一是他在上海一家賭局聚賭，連連下注，均告失手，已至囊空如洗，他一時情急，隨手擎起賭室中約一只確臼，置於賭案，謂是有重量，不論輸贏，均按斤兩計銀，終於獲勝，得數萬金歸；一是他在漢口一家妓院聚賭，座上都是租界裏的鉅商，下注都是成千累萬，他在一晚之中，贏達七萬之多。但這一賭，竟是他一生最後的一場賭。說是這場豪賭中，有個商人，輸了一萬多塊，當時祇付現鈔五千，其餘欠數，約過七日見還。逾期他就前去商家索討，詎那商人避隱不出，使一夥計虛與周旋，彼此交談，頗不投機，夥計出言有意露出譏諷郭是「郎中」人物的話頭，激得他一時怒起，伸手一掌，擊在商家客廳裏陳設的四方紅漆桌上，木桌的一角，竟被震得粉碎，商店中人，莫不驚慌失色。旋有一年近七十的白髮老人，自室內出來說道：「這位先生，有話好說，且別動氣！」他還視為平常，揮手阻他不要管這莊子閒事。誰知這老人並不搭訕，祇把手輕輕拉他手臂一下，他竟忍痛不住，汗珠淚水，一齊迸出，踉踉蹌蹌逃回家去，從此一病不起，呻吟匝月，頭頸脫節而死。據說這老人是個少林高手，那商人知郭人漳有武功，初意請來解圍而已，不意郭人漳揮手之際，竟然被他這一拉，就拉死了。

還有一說，郭人漳是死在漢口一名妓女之手，言他死前在漢口某妓院，正看着他相好的姑娘梳頭，他伸手從她身後，去摸她的後頸，這妓女感到肉癢，回頭伸出纖纖的指頭，點向他的心窩，他不禁一怔，便感不適，歸後不數日，重病死去。

關於郭人漳風流成性，好在脂粉陣裏打滾的韻事，傳聞頗多。他於北京任國會議員時，日以遊燕為常，北京八大胡同小班裏，郭大人——郭葆生，是個有名的豪客、闊老，手頭有的是錢，揮霍不計，又有一身絕頂武功，自是吃得開的人物。白石老人在欽州作客時，郭人漳也曾導他作譙樂之遊；白石老人自述在欽州捧過一位歌女的場，說那位歌女常常剝了荔枝肉送進他的嘴裏，他還作過一首詩以紀其事：

「客裏欽州舊夢癡，南門河上雨絲絲，此生再過應無分，纖手教儂剝荔枝。」

郭人漳去世以後，他的家境也日漸式微，其遺眷在平，白石老人一直相與照顧，於此亦具見他們倆人的情誼，非比尋常。

曾做革命工作

光緒三十四年，白石老人四十六歲，是年的二月，三遊廣東，秋間回家。不久再過廣東，於宣統元年一月到欽州，至夏，再經廣東到香港，轉往滬上，中秋節遊蘇州虎丘，到南京，乘輪船西行看小姑山，九月還鄉。這是他一生中的五出五歸。

白石老人這次遊廣州，是應同鄉羅醒吾之邀前往的。羅醒吾是他早年龍山詩社社友中的龍山七子之一，他在廣東提學使衙門任事，為同盟會會員，受孫中山先生的領導，在廣州秘密進行革命工作。因他們兩人有其深厚的關係，所以彼此無話不談，白石老人曾經從他的談話中，得知很多革命黨的內容，和他從事革命工作的狀況。

白石老人這次廣州之行，原擬轉道再去欽州的，但為羅醒吾留下來，幫他做些工作，於是就此住在廣州，以賣畫刻印為生，經常將羅醒吾交給他的革命黨秘密文件，夾雜在畫件之內傳遞。他這樣子住在廣州，直到秋天接到他尊翁的來信，始回家去。他曾自述這次賣畫刻印的生涯說：

「那時廣州人看畫，喜的是『四王』一派，求我畫的人很少。惟獨非常誇獎我的刀法，求我刻印的人，每天總有十來起。因此賣畫生涯，亦不落窠臼。」

白石老人從廣州回到家裏不久，他的尊翁念着在欽州郭營中「當兵吃糧」的四子純培和長孫良元，又催促他再往欽州接他們回來。於是他再度過廣州，到欽州，這時候正是宣統元年春，他的好友郭人漳又留他在欽州過夏，至秋天才攜回他的四弟、長子，三人經廣州轉香港，乘船抵上海，再坐火車前往蘇州，在中秋節的晚上，遊歷虎丘。

虎丘的名勝很多，所謂「虎丘」之名，相傳是吳王闔閭死後葬於此，葬後三日，有白虎踞其上；亦說是秦始皇統一天下後，東巡至虎丘，求闔閭寶劍，有虎當墳而踞，始皇以劍擊之，誤中其石。

白石老人這次遊廣州，是應同鄉羅醒吾之邀

白石老人遊罷虎丘之後，又往遊南京的名勝。他們一行這次盤桓於滬、蘇、南京諸地約三個月。他的「白石詩草」有「題畫寄樊樊山先生京師」詩自注說：

「己酉八月十五夜，攜兒輩同遊虎丘。

是夜無月，借人瘦馬，幾驚，危險。」

他遊南京時，曾數訪李梅庵不遇。然後乘江輪西行，過江西小姑山，在輪船上對着小姑山作畫。

小姑山與澎浪磯東西相對，青峯孤起，形如羅髻，故亦名髻山。山的四面環水，水石相激，竇穴叢生，成各種奇怪的形象。山上構建的殿宇，危亭飛閣，金碧輝煌。自江中望之，洵如海上仙島。白石老人在江輪上所畫的「小姑山圖」，也收入他的「借山圖卷」之內。

畫境比前擴展

白石老人自從光緒二十八年以迄宣統元年，「五出五歸」，遍遊南北好山水，回家以後，已不再作遠遊的打算，可說是「五嶽歸來不看山」了。祇是他的好學精神，則愈加堅強，雖已年近五十，還要潛心在家苦讀。並把遊歷得來的山水畫稿，重畫一遍，編成「借山圖卷」，一共畫了五十二幅。又為他的好友胡廉石畫了石門附近二十四景圖。石門是胡廉石的故居，其二十四景是由王仲言擬的題目。王仲言也是白石老人的好友。白石老人自說畫二十四景圖，曾構思精心，換了幾次稿，費了三個多月的時間，才把它畫成。胡廉石、王仲言，也都說他遠遊歸來，畫的境界

，比以前擴展得多了。

他於「白石詩草」自敘說：

「壬寅……至己酉，身行半天下。詩境雖擴，益知作詩之難。多行路，還須多讀書。故造『借山吟館』於南嶽山下……熟讀唐宋詩，不能一刻去手，如渴不能離飲，飢不能離食。然心雖有得，胸橫古人，得詩尤難。」

他「自狀略」也說：

「造一室，曰借山吟館，置碧紗櫺於其中，蚊蠅無擾，讀古文詩詞，吟新句。將所遊好山水初稿重畫，編入借山圖，共得五十餘圖冊，餘閒種果木三百株。」

白石老人自宣統二年以迄民國六年，一直家居讀書、作畫、刻印，未再遠遊，其間祇到過湖南省會長沙兩次。

第一次是宣統二年九月，他早年的印友黎鯨庵在長沙嶽麓山下新造「聽葉庵」，邀他往遊。并在長沙為譚恩闓畫衣冠像，恩闓號組庚，是譚延闓組安的四弟，死於己酉八月；第二次是宣統三年三月，王湘綺邀白石老人到瞿鴻禨家看櫻花和海棠，楔飲「超覽樓」。王湘綺曾說：「瀕生足跡半天下，久未與同鄉人作畫，可為畫超覽樓禪集圖。」但白石老人因事還家，久未畫圖應命。

民國六年，白石老人五十五歲，家居已有八年之久。是年五月，湘潭發生戰亂，他因避兵禍，不得已又遠適北京，初住好友郭人漳家，在前門外西河沿排子胡同阜豐米局的後院。不久，即

逢復辟之變，他又隨郭人漳全家逃到天津法租界住過一些時日，六月間再回到北京郭家。稍後，搬入西磚胡同的法源寺內，和同鄉楊潛庵住在一起，並在琉璃廠的南紙舖掛出潤格，過着賣畫刻印的生活。那個時期的北京，有很多的寺廟，院落寬敞，空房甚多，廉價租給外人居住。白石老人說他這次在北京，重逢舊友郭人漳、夏午治、樊樊山、楊潛庵、張仲颺等，並交得詩人、畫家，江西義寧陳師曾、湖南漢壽易實甫、廣東順德羅癭公兄弟、四川三台蕭龍友、江蘇丹徒汪藹士、江蘇泰州凌植支、江西豐城王夢白、浙江紹興陳半丁、貴州息烽姚茫父，還有法源寺的和尚道階，衍法寺的和尚瑞光。舊雨新知，常在一起聚談，客中並不寂寞。他這次在北京住有四個多月，聽說家鄉的戰事已經平息，便又啓程返湘，於十月中旬到家。不料第二年兵亂復熾，他和家人逃到附近的紫荊山下，隱姓埋名起來。他自述逃難的情形說：

「那時的苦況，真是一言難盡。到此地步，才知道家鄉雖好，不是安居之所，打算從明年起，往北京定居，到老死也不再回家鄉來住了。」（未完）

訂閱中外雜誌，購買合訂本
及中外文庫請撥電話七七一
四八〇。